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现状研究

袁玲玲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收稿日期: 2022年3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2年4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2年5月7日

摘要

目的: 考察留守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现状。方法: 采用自编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问卷对重庆某中学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 ①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整体水平偏高, 得分从低到高依次为帮助与陪伴, 沟通与关怀, 理解与约束; ② 男生在理解与约束方面显著低于女生; ③ 总体而言低年级感恩各维度和总分显著高于高年级; ④ 留守儿童在帮助与陪伴方面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⑤ 班干部在沟通与关怀, 理解与约束, 总分上显著高于非班干部。结论: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整体水平偏高, 在性别、年级、是否留守儿童和是否班干部上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

初中生, 感恩, 现状

A Study on the Status Quo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Gratitude to Their Parents

Lingling Yua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Mar. 21st, 2022; accepted: Apr. 30th, 2022; published: May 7th, 2022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titude behavior of left behind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on gratitude behavior of parent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 middle school in Chongqing. **Results:** 1) The overall level of gratitude behavior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s on the high side, and the scores from low to high are help and companionship, communication and care, understanding and restraint. 2) Boy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girls in understanding and restraint. 3) Overall, the dimensions and total scores of gratitude in lower grades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higher grades. 4) Left behind children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non-left behind children in help and companionship. 5) The total score of class cadres in communication, care, understanding and restrain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n-class cadres. Conclus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grade, whether left behind children and whether class cadres.

Keywords

Junior School Student, Gratitude, Present Situ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感恩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人们相传至今。近年来，积极心理学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感恩也属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积极心理品质[1]，感恩对人类的积极发展的影响备受关注[2]。感恩倾向可激发个体高质量的内在目标奋斗和追求[3]。感恩的个体倾向于体验更多的积极情绪以及更少的消极情绪，体验积极情绪则可以使个体更健康、更有弹性，进而促进人体最佳功能、幸福和发展的良性循环[4]。感恩倾向高的人更倾向于采用问题解决或求助等积极的应对方式，而感恩倾向低的人则倾向于采用逃避、幻想等消极的应对方式[5]。当前感恩研究主要集中在成人团体，缺乏对青少年感恩的研究[6]。研究指出青少年是感恩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状态感恩干预也能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发展[7]。并且有研究显示青少年的感恩品质特别是感恩回报和感恩负向体验的培养亟待加强[8]。因此青少年的感恩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对重庆市某中学初中生进行调查研究。

2. 研究对象

选取重庆市某中学初一至初三学生 450 名，40 人信息缺失。男生 208 人，女生 202 人；初一至初三年级人数分别为 139、134、137；留守儿童 146 人，非留守儿童 264 人；班干部 127 人，非班干部 283 人。

3. 研究方法

3.1. 初始问卷的编制

参考已有量表并结合开放式问卷调查编制出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初始问卷，共 39 题。选取重庆某中学初一至初三学生对问卷进行初测，共发出问卷 34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97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7.35%。通过计算题项得分与总问卷得分之间的题总相关，每个题项与总问卷的相关系数均高于 0.4 且达到显著水平，无删除项。KMO 值为 0.965，近似卡方值为 8268.266，自由度为 741， $p < 0.001$ ，适合进行因素分析。结合碎石图陡阶检验原则[9]，共提前 3 个因子。项目保留原则：1) 因素负荷大于 0.4；2) 同一题项在两个因子上的负荷值相差小于 0.2；3) 题项因素负荷仅在一个因素上大于 0.4；4) 一个因子包含 3 个以上题项。通过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依次删除 24 个题目，剩余 15 个题目，形成正式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见表 1。

Table 1.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1.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题项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B33	0.804		
B34	0.755		
B35	0.75		
B36	0.736		
B32	0.735		
B15	0.669		
B9		0.795	
B7		0.778	
B4		0.76	
B5		0.717	
B1		0.655	
B10		0.652	
B11			0.825
B6			0.678
B28			0.667
特征值	7.442	1.34	1.141
解释率	26.912	53.382	66.152

3.2. 正是问卷的形成

感恩父母行为正式问卷由 15 个项目构成, 包含 4 个因子, 因子 1 由 15、32、33、34、35、36 等 6 题构成, 命名为沟通与关怀, 表示儿童与父母积极的沟通和对父母的关心; 因子 2 由 1、4、5、7、9、10 等 6 题构成, 命名为帮助与陪伴, 表示儿童帮助父母做具体的事情, 如做家务、给父母按摩等, 还有对父母的陪伴; 因子 3 由 6、11、28 等 3 题构成, 命名为理解与约束, 表示儿童对父母辛苦的理解和体谅, 由此来约束自己。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的评分标准, 从几乎没有、较少、中等、较多、很多依次记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 得分越高感恩父母行为水平越高。

3.3. 正式施测

采用正式问卷对重庆某中学初一至初三年级学生进行测试, 共发放问卷 45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450 份, 问卷回收率为 91.11%。

采用 AMOS23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问卷各主要拟合指标见表 2。

Table 2. Fitting index of gratitude parental behavior questionnaire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表 2.**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问卷拟合指标

X ² /df	RMSEA	GFI	AGFI	IFI	TLI	CFI
3.279	0.075	0.911	0.877	0.910	0.89	0.909

各因素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663~0.830 之间, 总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4; 各因素的分半信度在 0.649~0.820 之间, 总问卷的分半信度为 0.861, 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说明本研究所建构的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问卷和维度模型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对初一年级学生进行间隔一个月的重测, 结果显示总量表和各维度的重测信度介于 0.625~0.822 之间。

采用 SPSS23.0 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统计方法为描述性统计, 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

4. 结果

4.1. 初中生感恩的总体状况

由表 3 可以看出总问卷的题项均分为 3.307, 说明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水平总体偏上, 三个因素的题项均分在 3.182~3.466, 得分从低到高排名为帮助与陪伴, 沟通与关怀, 理解与约束。统计发现沟通与关怀、帮助与陪伴、理解与约束和总分的题均分在 [1, 1.5) 分的分别占 0.976%、1.220%、4.634%、0; [1.5, 2) 分的分别是 3.414%、4.146%、4.146%、1.220%; [2, 2.5) 分的分别是 9.512%、13.414%、9.756%、10.000%; [2.5, 3) 分的分别是 15.610%、20.000%、7.805%、20.488%; [3, 3.5) 分的分别是 22.683%、23.659%、20.732%、30.734%; [3.5, 4) 分的分别是 23.171%、17.805%、11.707%、18.537%; [4, 4.5) 分的分别是 14.634%、11.463%、22.926%、14.634%; [4.5, 5] 分的分别是 10.000%、8.049%、18.049%、3.415%。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total questionnaire and various factor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grateful parental behavior questionnaire**表 3.**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问卷总问卷和各因素的描述统计结果

	题项均分	标准差
总分	3.307	0.665
沟通与关怀	3.352	0.812
帮助与陪伴	3.182	0.811
理解与约束	3.466	1.049

4.2.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在性别上的差异

Table 4. Gender differences in gratitude behavior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表 4.**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在性别上的差异

变量	男(N = 208)	女(N = 202)	T
沟通与关怀	3.287 ± 0.784	3.418 ± 0.837	-1.626
帮助与陪伴	3.198 ± 0.802	3.166 ± 0.822	0.392
理解与约束	3.351 ± 1.073	3.584 ± 1.013	-2.258*
总分	3.264 ± 0.658	3.35 ± 0.671	-1.311

*代表 p 值小于 0.05。

由表 4 可知, 性别在沟通与关怀、帮助与陪伴上无显著性差异, 在理解与约束上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5$)。

理解与约束方面, 男生均值为 3.351, 女生均值为 3.584, T 值为 2.258, 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0.05 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女生理解与约束方面显著高于男生。

4.3.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在年级上的差异

Table 5. Differences of gratitude behavior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ades

表 5.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在不同年级上的差异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F	LSD
沟通与关怀	3.51 ± 0.85	3.21 ± 0.86	3.33 ± 0.69	4.881	1 > 2
帮助与陪伴	3.41 ± 0.85	2.95 ± 0.84	3.18 ± 0.67	11.559	1 > 3 > 2
理解与约束	3.51 ± 1.06	3.37 ± 1.00	3.42 ± 1.08	2.033	
总分	3.49 ± 0.70	3.14 ± 0.68	3.29 ± 0.57	10.136	1 > 2, 3

由表 5 可知, 年级在理解与约束上无显著性差异, 在沟通与关怀、帮助与陪伴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沟通与关怀方面, 七年级均值为 3.518, 八年级为 3.208, 九年级为 3.331, 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0.05 的显著性检验, 由事后检验可知七年级学生沟通与关怀方面显著高于八年级;

帮助与陪伴方面, 七年级均值为 3.411, 八年级均值为 2.950, 九年级均值为 3.177, 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0.05 的显著性检验, 由事后检验可知七年级学生帮助与陪伴方面显著高于八、九年纪的学生。

初中生感恩父母总体水平上, 七年级均值为 3.490, 八年级均值为 3.137, 九年级均值为 3.286, 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0.05 的显著性检验, 由事后检验可知七年级学生在感恩父母行为总体上显著高于八、九年纪。

4.4.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在是否为留守儿童的差异

Table 6. A test on the difference of gratitude behavior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whether they are left behind children

表 6.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在是否为留守儿童上的差异性检验

变量	留守儿童(N = 146)	非留守儿童(N = 264)	T
沟通与关怀	3.334 ± 0.741	3.361 ± 0.85	-0.333
帮助与陪伴	3.071 ± 0.802	3.244 ± 0.811	-2.081*
理解与约束	3.476 ± 1.082	3.461 ± 1.033	0.146
总分	3.257 ± 0.615	3.334 ± 0.691	-1.128

*代表 p 值小于 0.05。

由表 6 可知, 是否为留守儿童在沟通与关怀、理解与约束上无显著性差异, 在帮助与陪伴上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5$)。

帮助与陪伴方面, 留守儿童均值为 3.071, 非留守儿童均值为 3.244, T 值为 2.081, 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0.05 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非留守儿童在帮助与陪伴方面显著高于留守儿童。

4.5.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在是否为班干部的差异

Table 7. A test of the difference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gratitude behavior in whether they are class cadres or not
表 7.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在是否为班干部上的差异性检验

变量	班干部(N = 127)	非班干部(N = 283)	T
沟通与关怀	3.628 ± 0.772	3.228 ± 0.800	4.735**
帮助与陪伴	3.298 ± 0.802	3.130 ± 0.811	1.943
理解与约束	3.635 ± 0.994	3.39 ± 1.066	2.189*
总分	3.497 ± 0.667	3.221 ± 0.648	3.954**

**代表 p 值小于 0.01, *代表 p 值小于 0.05。

由表 7 可知, 是否为班干部在帮助与陪伴上无显著性差异;

是否为班干部在沟通与关怀、感恩父母行为总体上有显著性差异($p < 0.01$), 沟通与关怀上, 班干部均分为 3.628, 非班干部均分为 3.228, T 值为 4.735, 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0.01 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班干部在沟通与关怀上高于非班干部;

感恩父母行为总体上, 班干部均分为 3.497, 非班干部均分为 3.221, T 值为 3.954, 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0.01 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班干部在感恩父母行为总体上高于非班干部;

是否为班干部在理解与约束上有显著性差异($p < 0.05$), 理解与约束上, 班干部均值为 3.635, 非班干部均分为 3.39, T 值为 2.189, 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0.05 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班干部在理解与约束上高于非班干部。

5. 讨论

本研究发现, 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整体水平偏高, 说明中国的感恩教育是富有成效的。感恩是中华传统美德, 当今感恩教育是我国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青少年自懂事起即从家庭、学校和社会耳濡目染地接受感恩思想的熏陶。时间的累积使感恩意识逐渐成为个体的一种心理倾向[6]。

女生在理解和约束维度和总分上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 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7] [8]。原因如下: 一是女生的情感相对于男生而言, 较为细腻、温和深入; 二是女生的人际敏感度总体上比男生要高。外在的恩惠更容易对女生造成持续而深入的影响; 三是结果归因方式的差异, 女生更倾向于把积极的结果归于外部因素, 消极结果归于自身的内部因素, 而男生在此方面则表现得正好相反。对别人给与的恩惠, 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他人的作用而不是自身的魅力[8]。

低年级感恩各维度和总分显著高于高年级,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6], 原因可能是本研究只调查了初中学生, 没有待查高中学生进行对比。八、九年级得分低于七年级可能与学业重、升学方面有关。

是否为留守儿童在沟通与关怀、理解与约束和总分上无显著性差异, 留守儿童在帮助与陪伴方面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这与以往研究相符[10]。留守儿童的父母长年在外出务工, 与孩子相处较少, 因此缺少帮助、陪伴父母的机会; 另一方留守儿童和父母的交流较少, 缺少精神上的沟通与关爱, 导致留守儿童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恩情感。

是否为班干部在沟通与关怀、理解与约束和感恩父母行为总体上有显著性差异。班干部平日在班里起着表率的作用, 帮助老师、带领同学, 被赋予更高的期待, 更懂事、责任心更强, 因此更能理解父母的艰辛和不易, 从而更懂得感恩报答父母。

6. 教育启示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初中生感恩父母行为整体水平偏上,但离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还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初中生积极发展重要的家庭背景因素,具有良好的亲子关系的家庭往往具有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与和谐的家庭氛围,这对于初中生积极心理倾向——感恩的产生与发展至关重要[11]。因此家长要起好示范作用,努力为家庭营造感恩氛围,形成感恩型家庭。

学校教育是初中生积极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学校要充分利用资源,丰富和发展感恩教育内容,精准设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吸收全世界文明中的感恩文化,制定与时俱进的教育模式。

社会因素也是青少年感恩的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社会环境利于激发感恩之情。充分发挥互联网、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传播感恩文化,带领舆论营造良好的感恩风气,斥责不懂感恩、不会感恩、忘恩负义等不良行为,对知恩图报、懂得感恩等行为进行赞赏和奖励。

参考文献

- [1] Shelton, K.M. (2008) How to Increase and Sustain Positive Emotion: The Effects of Expressing Gratitude and Visualizing Best Possible Selve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1**, 44-54.
- [2] 魏昶, 喻承甫, 马娜, 吴涛, 李智勇, 张卫. 留守儿童感恩与病理性网络游戏使用的关系: 学校归属感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1): 134-138. <https://doi.org/10.16128/j.cnki.1005-3611.2016.01.031>
- [3] Froh, J.J., Emmons, R.A., Card, N.A., et al. (2011) Gratitude and the Reduced Costs of Materialism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2**, 289-302.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0-9195-9>
- [4] 程利, 袁加锦, 何媛媛, 李红. 情绪调节策略: 认知重评优于表达抑制[J]. 心理科学进展, 2009, 17(4): 730-735.
- [5] Wood, A.M., Joseph, S. and Linley, P.A. (2007) Coping Style as a Psychological Resource of Grateful People.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6**, 1076-1093. <https://doi.org/10.1521/jscp.2007.26.9.1076>
- [6] 喻承甫, 吴慧婷, 刘国锐. 青少年感恩的现状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1, 19(4): 444-446. <https://doi.org/10.13342/j.cnki.cjhp.2011.04.011>
- [7] Bono, G. and Froh, J.J. (2009) Gratitude in School: Benefits to Students and Schools. In: Gilman, R., Huebner, E.S. and Furlong, M.J.,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Schools*, Routledge, New York, 77-88.
- [8] 刘利才, 许燕. 我国青少年感恩品质现状调查[J]. 中国青年研究, 2015(1): 78-83. <https://doi.org/10.19633/j.cnki.11-2579/d.2015.01.014>
- [9] Cattell, R.B. (1996) The Scree Test for the Number of Factor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1**, 245-276.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06mbr0102_10
- [10] 邓丽丽. 留守儿童感恩教育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绵阳: 西南科技大学, 2017.
- [11] 王建平, 喻承甫, 曾毅茵, 叶婷, 张卫. 青少年感恩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1, 27(3): 260-266. <https://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1.03.002>